

李 镜·著

红色远征

毛泽东的崛起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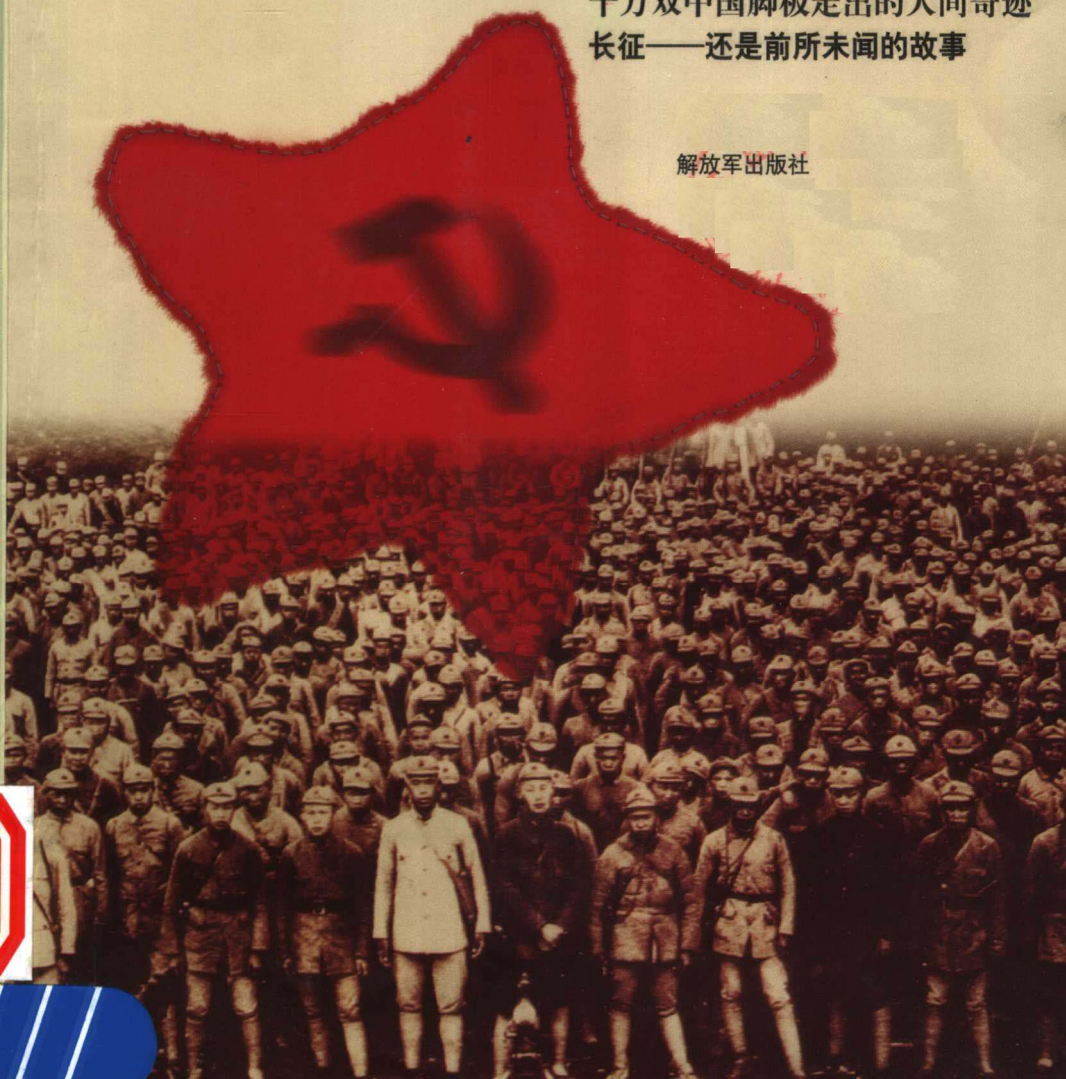
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死抉择

散落在万水千山间的秘密

十万双中国脚板走出的人间奇迹

长征——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

解放军出版社



李 镜·著

红色远征

毛泽东的崛起之路

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死抉择

散落在万水千山间的秘密

十万双中国脚板走出的人间奇迹

长征——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色远征/李镜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ISBN 7-5065-2692-1/5·321

1. 红…Ⅱ. 李…Ⅲ.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Ⅳ. 125

书 名: 红色远征

著 者: 李 镜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印刷者: 北京京海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A5

印 张: 15.125

字 数: 42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书 号: ISBN7-5065-2692-1/I. 321

定 价: 29.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毛泽东在非常时期离开了瑞金	[1]
李德输给了另一个日耳曼人	[6]
张闻天在云石山上失眠了	[13]
留下的……	[20]
何长工收到了暗语：“你喂的鸽子飞了”	[30]
瑞金，红都的最后日子	[36]
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向自己的辉煌走去	[44]

第二章	[48]
蒋介石匆匆离开北平	[48]
飘流的“共和国”	[53]
蒋介石给西进红军准备了一个口袋	[56]
黑夜被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	[65]
哦，湘江……	[72]
浸泡在血水里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	[80]

第三章	[84]
最高“三人团”成员各有所思	[84]
编外“中央队三人团”	[90]
通道“飞行会议”	[97]
毛泽东在黎平重新崛起	[104]

王家烈提心吊胆度过了一九三五年元旦	[112]
乌江不是湘江	[119]

第四章	[126]
进遵义——刘伯承导演了一出轻松的喜剧	[126]
“红军到，千人笑”	[130]
德国顾问产生了淡淡的妒意	[134]
“易宅”的不眠之夜	[138]
博古不愿意开会	[143]
征途中的女人(之一)	[147]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之晨	[152]

第五章	[158]
主报告 副报告 反报告	[158]
毛泽东终于等来了说话的机会	[164]
一边倒的声音	[170]
遵义会议在扎西画上了句号	[176]
项英、任弼时、张国焘收到了中央来电	[180]

第六章	[189]
毛泽东受命于危难之时	[189]
土城兵败，红军被迫一渡赤水	[195]
张学良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	[204]
失去了踪迹的朱毛红军	[206]
征途中的女人(之二)	[212]
失去了踪迹的红军第二次渡过了赤水	[217]
飞兵娄山关	[224]
恶战遵义城下	[231]
吴奇伟大哭乌江	[236]

第七章	[242]
蒋介石赴渝授命	[242]
派往莫斯科的使者	[248]
打鼓新场风波之后,又有了个“三人团”	[253]
在一个暗夜,毛泽东构思了	
一篇战争史上的杰作	[257]
蒋介石移驾贵阳,欲与毛泽东决一死战	[265]
委员长感到了死亡将至的恐惧	[272]

第八章	[285]
征途中的女人(之三)	[285]
征途中的女人(之四)	[292]
端纳宣讲《出埃及记》	[301]
金沙江搏风击浪的七天七夜	[309]
在会理,毛泽东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315]
想到石达开,蒋介石觉得轻松了许多	[321]
刘伯承在大凉山留下了一段美丽的故事	[328]
大渡河没有重复七十二年前的翼王悲剧	[336]
十三根光秃秃的铁索扛起了一个共和国	[344]

第九章	[351]
张国焘心事重重	[351]
夹金山上,夹金山下	[363]
毛泽东、张国焘阔别八年的拥抱	[372]
张国焘借凯丰的文章兴风作浪	[380]
曾中生死在一个闷雷隐隐的暗夜	[388]
饥饿,疾病,胡宗南,以及将要到来的严寒	[397]
鲜血浸染的曙色无比绚丽	[404]
沙窝会议,再次向张国焘做出让步	[413]

第十章	[422]
陈昌浩第一次向张国焘说了“不”字	[422]
潜伏着死亡的美丽	[426]
风云突变,毛泽东决定紧急出走	[434]
黑暗与曙光	[444]
张国焘“通缉”毛、周、张、博	[452]
十月,毛泽东吟着诗走进了吴起镇	[459]
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实现了	[468]

第一章

毛泽东在非常时期离开了瑞金

一九三四年九月。

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走在燥热的赣南土地上。

这年他四十一岁。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罩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显得有些肥大。他的步履迂缓而稳健，长年缺觉在他清癯的脸上留下一丝倦意，不过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什么地方看去的时候，他的那双习惯微眯的眼睛里透出的目光依然具有一种撼人的神情。

那是双永远在沉思中的眼睛。深邃，睿智，坚毅，此时还融进了淡淡的惆怅淡淡的愁绪。

毛泽东默默地走在通往于都的山路上。他没有骑马，他的马由马夫牵着，跟在身后，在枯寂的午后敲击出一串细碎的“嘚嘚”声。

前面，是一个漫长的陡坡。

“主席，骑骑马吧！”警卫员吴吉清在身后小声说。

毛泽东没有驻足，显然，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主席，您的衣服都被汗洒湿了，骑马吧。”警卫班长胡昌保又说了一遍。

毛泽东停下脚步，缓缓扭过身来，看了看跟着自己一起离开瑞金的随身工作人员——文书、警卫员、卫生员、伙夫、马夫，以及他们这

支过于“精干”的队伍里的惟一一匹马，那是临行前配给他的坐骑。

马夫把马拉了过来，把缰绳递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接过缰绳，摸摸马鬃，然后又交给了马夫。

“你们哪个脚疼哪个骑，我还想走一程。”毛泽东看看战士们说。

“我们不骑，我们不骑！”

“主席都走得，我们还走不得！”

“主席骑，主席骑！”……

战士们争着喊。

毛泽东没有说话，像要寻找什么似的，将目光从战士们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了警卫员吴吉清的脸上。

“吴吉清，你是三〇年的四月来到我这里的吧？那时红军刚刚开到会昌，我记得我住在筠门岭。”毛泽东望着吴吉清说。

“主席，您这么忙，这些事还记得那么清楚……”吴吉清不由一阵感动。

“是古柏同志送你来的吧？”毛泽东又说。

“是的，主席。”

毛泽东依然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警卫员，好久，喃喃着说：“四年多了，走路、打仗、反‘围剿’……战士成熟了一批又一批，可是我们的苏区……”他把目光从吴吉清的脸上移开，向东边遥远的天际望去，中华苏维埃的红色首都瑞金就在那苍苍茫茫的云海中。

“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回到瑞金？”马夫问。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马夫的问题同样纠缠在自己心中。被排除于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核心之外的他此时只知道自己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离开瑞金的。他的任务是到于都搞调查研究，然而近几个月来红军内部的一些迹象表明，这支他亲手创建的军队将会有大的战略举措。

两个月前，也就是七月，红军先后派出了两个军团向外线转移。月初，红七军团受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苏区靠拢；下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九千多人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在毛泽

东眼中,这两个动作都非同寻常,是红军在进行全线战略转移前伸出的两只触角,或者说是策应主力红军突破重围配制的两翼。

形势异常严峻,红军已经到了非转移便不能保存自己的境地了。中央红军主力进行大动作的时间不会太远。

毛泽东岔开了刚才马夫的问候,又逐一看了看眼前的几个战士,问道:“你们都带了几双草鞋?”

“两双!”“三双!”战士们纷纷回答。

“到了于都,闲下来的时候多打些草鞋。”毛泽东说。说罢,迈开大步,朝前面的高坡走去。

毛泽东的步子很重。

他不时看看北边,又看看南边。北边是已在四月间陷落的广昌,南边是被粤军重兵围困的会昌。他的双眉微蹙,一个身材高大、凸鼻凹目的外国人在他眼前执拗地显现出来。

他就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工农红军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一九〇〇年出生在德国的慕尼黑,本名奥托·布劳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布劳恩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士兵。后来在与俄国军队作战时被俘,踏上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苦役之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发,他参加了苏联红军。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在他的家乡慕尼黑进行的街垒战中,奥托·布劳恩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之后,布劳恩曾经两度入狱,先后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逃出了警戒森严的莫阿比特监狱,秘密进入苏联。一九二九年春,他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接受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三年,对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布劳恩来说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空前活跃,对中国革命给了特别的关注——作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布劳恩有机会从容不迫地同共产国际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当然,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不仅仅是布劳恩的需要,也是共产国际的需要,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一九三二年春,布劳恩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了。此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眼里,奥托·布劳恩已经是个斗争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了,因此他一出校门便

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一九三二年初春，三十二岁的奥托·布劳恩手持奥地利护照，踌躇满志地登上了通往满洲里的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的旅途是艰辛的，但是东方那个神秘的古老国都里正在进行的革命对这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在经过中苏国界的那一刻，他的心头忽然生出一种无比悲壮的情怀，他是低吟着《马赛曲》通过满洲里的。之后，他又经哈尔滨、大连，秘密来到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上海。于是，在大上海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圈子里，出现了一个叫做李德的外国人。

李德的直接领导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尔。但是很快李德便发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对自己似乎怀着一种更加亲近的感情。他起初将这种感情归之于他们都来自于无产阶级的红色苏联——博古曾经学习于莫斯科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不过不久他便发现这并不是他们亲近的最主要原因。二十四岁就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和热情显然无法掩盖他实际经验的不足和遇事决断能力的贫乏，李德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红色革命中扮演的将不仅仅是顾问的角色。

不过，李德最初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顾问的职权范围。

李德来到上海的前后，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倾主义路线最猖獗的时期，同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最见“成效”的时期。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红色魔术师”顾顺章（顾顺章曾以“花广奇”为艺名在上海滩耍魔术）和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在黄埔军校第四期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被顾顺章告发，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殉难，共产党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国民党当局搜捕的黑名单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原中共总书记瞿秋白等中共要人不得不秘密转移，上海的临时中央危在旦夕，完全转入地下。在这样一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初来乍到的李德还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尽管他的合作者博古是个需要他来扶持的小伙子。

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从一九三三年初开始，临时

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周恩来则早在一九三一年底就离开了上海,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先是张闻天,接着是博古、陈云等。随着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进入瑞金,瑞金也就成了临时中央的所在地。

博古来到苏区后,十分希望李德也能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同意李德进入苏区,但又明确表示:李德作为没有发布命令、下达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须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九月,李德从上海启程,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在汕头见到了中央派来的联络员,然后,装扮成旅游者,经过六昼夜的艰险跋涉,于十月到达瑞金。

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李德的到来,无异于引来了一场灾难。

如果没有李德,中国的革命历史有可能改写。

当李德出现在瑞金县城东南五公里的沙洲坝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用过分热情的言词欢迎了这位高大的日耳曼人。

李德将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视为在中国革命中自我实现的舞台。此时,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顾问身份,开始对红军的军事工作大包大揽。当然,李德由军事顾问变成军事决策人,责任也许不完全在李德本人,毫无军事指挥经验的博古对他的过分依赖实际上将中国革命的大权毫不负责地交给了一个对中国实际状况毫不了解的外国人。

毛泽东焦灼万分。他虽然早就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对于根据地的斗争,他并非局外人。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写下的最初几笔来看,这位军事顾问正在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导演一场悲剧。

在瑞金城外稻田里那座幽静的“独立房子”里,不懂一句中文的李德借助年轻的翻译伍修权之口,向红军的各路将领发布作战命令。博古则用流利的俄语向李德请教作战问题。

针对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持久战和“堡垒”政策,李德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针,“短促突击”则是李德经常自诩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得意之笔。

中央根据地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五次反“围剿”不到一

年,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现在已经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了……

太阳正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上坠落,烧红了一天云锦。在毛泽东眼里,那是浓稠的殷红的血。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忽然产生了作诗的欲望……

李德输给了另一个日耳曼人

正当毛泽东在瑞金通往于都的途中行走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偕夫人也正留连忘返于庐山的含鄱口。

蒋介石是月初上山的。此番上山是为了巡视他在一年前创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这次上山,他的心情特别好。他和毛泽东的棋已经下到了残局,在历时四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较量中,赢的是他。

对毛泽东的红军“围剿”了五次,尽管前四盘棋他输给了毛泽东。

然而现在才是决胜局。战争的成败看的是最后,胜利的结局将使以往环节上的胜负显得并不那么十分重要。

“大令,我们该回去了。”宋美龄看着暮色中的云海,对丈夫说。

“不,再等等。”蒋介石回头看看夫人说,“人们都来含鄱口看日出,我看,这里看暮云也是很好的。”

“是的,委座。”军官训练团的副团长陈诚趋近说,“海会寺的主持也喜欢傍晚到含鄱口来看云。”

“这时候看这庐山,方能更好体会‘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意境。”蒋介石兴致很高地说,“苏东坡在《题西林(寺)壁》中对庐山做了二十八个字的概括,这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大令,你今天发了诗兴。看来你喜欢庐山的朦胧。”宋美龄笑着说。

“朦胧?不,我喜欢含蓄。”蒋介石说。他看看宋美龄,再看看陈诚,目光里已经隐去了刚才的笑意,透露出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

宋美龄和陈诚都明白,蒋介石话中有话。

蒋介石依旧贪恋着被云雾遮掩的朦朦胧胧的千山万壑，山风轻拂着他的深灰色布袍的下摆，使平常穿惯了戎装的蒋介石看上去有了几分儒雅之气。

“那是庐山的主峰吧？”蒋介石看着隐隐约约的大汉阳峰问陈诚。

“都这么说。”陈诚说，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一年多，他跑遍了山上山下的角角落落，自以为已经成了个庐山通，“不过也有一说，说是庐山没有主峰。”

“噢？庐山无主峰？谁说的？”

“明代人桑乔。”

“桑乔。知道知道，他是扬州人，官当到监察御史，后来受到奸相严嵩的陷害，贬到了九江。我还不知道他有过庐山无主峰之说。”蒋介石说。他的话恰到好处，既向部属暗示了自己的学识，又表现了对无关紧要的常识的不经意。

陈诚觉出于委员长的好兴致，便说：“桑乔在九江写了《庐山纪事》十二卷，内中写到庐山无主峰，群峰‘各为尊高，不相揖让’。委座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这本书找来。”

“不用了。”蒋介石摆摆手说，“山有主峰，河有主流，‘各为尊高，不相揖让’，桑乔此话有悖常理，群山虽众，总还有个最高的，同为明朝人的徐霞客就说过‘昂霄逼汉，此其最矣’，指的就是大汉阳峰。”

“是的，委座。”一身戎装的陈诚立正道。

“你们的兴致真好，品诗论文，谈山说水，去年七月上山创办军官训练团的时候，你们可没有这个雅兴。”宋美龄一旁笑着说。

蒋介石看看夫人，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他又看了看陈诚，问：“依你看，我们对江西的战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年内。”陈诚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也看可以。”蒋介石挥了一下手说，然后用手拍拍比自己矮半头的陈诚的肩膀，“辞修，此番剿灭朱毛赤匪，庐山军官训练团功不可殁。”

“全靠委座运筹帷幄。军官训练团也是在委座的一手策划之下才办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陈诚说的是由衷之言。鉴于前几次“围

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深感提高军官反共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的重要性,于是决定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去年六月,蒋介石指派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刘兴和第五军副军长刘绍先为军官训练团筹备处正副主任,在庐山海会寺、白鹿洞、栖贤寺一带画线圈地,大兴土木。不到一月时间,就开辟出了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训练场以及二十多间简易教室和集会场所。在距训练团不远的山坡上还立了一座木牌坊,高悬着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军人魂”巨匾。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的组织建设十分重视,自己兼任团长。十八军军长、深受他喜爱的陈诚被委任为副团长。军官训练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共“剿匪”,蒋介石的《剿匪手本》是军官训练团的基本教材,他还聘请了德、意、美等国军事教官任教。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轮训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蒋系军官,极力树立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训练团以营连排班编制组成,各部队军、师长任营、连长,旅、团长任排、班长。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正式开学,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就轮训了三批近八千人,对参加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排以上军官都轮训了一遍。两周一期,受训的军官源源不断。蒋介石稍得闲暇,便要上山视察,对学员耳提面命。他讲的最多的是解释《剿匪手本》要意,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军官训练团将树立对蒋介石的绝对“服从”意识作为训导的重要内容,蒋介石以曾国藩为垂范之楷模,向学员大谈“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陈诚在树立蒋介石的领袖权威时,更是竭尽全力,他将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号召“大家都要爱护宝石”。在《现代军人应有的常识与信仰》为题的训话中,把蒋介石称做“军人的灵魂”、“革命者的师表”,并要求全体军人应该“绝对服从”。日后在蒋军内一说到“委员长”便打立正的礼仪便始于庐山军官训练团。

如果说一九二四年的那个九月,在广州郊外黄埔长洲岛上的熹微晨光中陈诚由于一本翻旧了的《三民主义》引起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重视而为日后的显赫铺设了第一个台阶的话,那么,十年后的庐山,躊躇满志的陈诚从蒋介石赞许的目光里已经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几年后,实际上已经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中二号人物

的陈诚曾对爱妻谭祥说，他的人生与军校有缘，从黄埔军校到庐山军官训练团，为他铺了一条路，为此他得感谢蒋校长。

“你们想一想，毛泽东此时正在做什么？”蒋介石突然问道。

“这……”陈诚不知怎样回答。

“大令，你提了一个调动想像力的问题。”宋美龄挑了一下描得细细的柳眉说，“依我看，此时的毛泽东像是一条被网住的大鱼。”

“哈哈……”蒋介石和陈诚都笑了起来。

“不过，别忘了，网总是有眼儿的。”宋美龄用鼻子笑了一下说，“我想毛泽东也许此时正在找那个眼儿。”

“是的，毛泽东决不会束手就擒，这一点我相信。”蒋介石踱了两步，站住，看看宋美龄，又看看陈诚，游移不定的目光中隐含着一丝阴冷的笑意，“可是依我看，毛泽东此时什么也没有做。”

“什么也没有做……为什么？”宋美龄和陈诚同时一怔。

“是的，毛泽东什么也没有做。”蒋介石颇为得意地说，“为什么？你们想一想，一个人如果被紧紧地捆住了手脚，他纵然本事再大，还能干什么呢？毛泽东现在就被别人死死地捆住了手脚。当然，是他们自己的人捆住了他。共党内部的事情我们是永远也弄不清的。我记得前几个月，大概是刚打下广昌不久，就有人跟我说，毛泽东终于输给了我们。我说，不是毛泽东输给了我们，而是红军输给了我们。”说到这里，蒋介石停顿了一下，踱了几步。

“那还不是一回事嘛。”宋美龄有点儿不耐烦了，她一直不喜欢蒋介石这样拐弯抹角的说话。

蒋介石微微摇了摇头：“不，不一样。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向红军发号施令的是博古和德国人李德，而不是毛泽东。”

“你是说博古和李德帮了我们的忙？”宋美龄说。

“不，我只是说，一年多来，与我们打仗的已不是我们的老对手毛泽东了。”蒋介石狡黠地说，“也许，毛泽东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乡下人了，从二七年、二八年以来，他一直在与我们周旋，他有一套蛊惑人心的穷人理论，有一套从《水浒传》里学来的毫无章法的流氓战法，我讨厌与这样的人作战。”

“是的。”宋美龄淡淡一笑，“不过，现在好了。”

蒋介石看看夫人，微微蹙了一下眉头，他觉得夫人的话听上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

陈诚似乎也觉出了什么，他看看宋美龄，又看看蒋介石，轻声说：“校长，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陈诚像大多数黄埔官兵一样，喜欢在私下场合里称蒋介石为“校长”，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更亲切些，可以随时随地含蓄地提醒领袖与自己除了上下级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关系。

“不，不回去。”蒋介石说得很干脆。他在地踱了几步，站住，执拗地回到了刚才的话题，“对于毛泽东这个人，我的看法常常很矛盾，尽管我在一些事情上很讨厌他。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需要智慧，因此我倒是愿意和他较量较量，不过我想我是不会输给毛泽东的。可是如今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我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交手的机会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毛泽东有毛泽东的遗憾，我蒋介石有我蒋介石的遗憾。”

“是的，校长。”陈诚不好说什么，只有随声附和。

“也许，毛泽东还会给你机会。”宋美龄佯装听不出丈夫话中对自己隐含的不快，故意含笑说道。

蒋介石不禁一怔：

“机会？毛泽东……给我……”

“我是说，如果毛泽东在共军内重新取得权力……”

“什么？”蒋介石又一怔，不过他立即清醒过来，“哈哈……毛泽东重新得势？不可能，不可能，斯大林现在看重的是共党里的留苏派，毛泽东这个从湖南的小山沟里走出来的土包子不可能再成气候了。”

“依我看，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宋美龄说，拉了拉被风撩开的纱巾。

“嗯，是这样。”蒋介石望着越来越暗的群峰，说：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是熟悉中国的。在这一点上，我对毛泽东的认识超过了共产党。如果说毛泽东是个熟读过中国历史的狡猾的农民，那么，如今在共党里掌权的王明、博古只不过是两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毛泽东可以自己打一片天下，从井冈山到瑞金，毛泽东是自己走出来的，而王明、博